

# An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Vitality of Internet Buzzwords

Zhao ChenXi<sup>1,a</sup>

<sup>1</sup>School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sup>a</sup> zcx601226@163.com

##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all-media,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s are changing rapidly, featuring rapid updating, wide sources, multiple forms, strong derivation and generally short life span. In this paper, we collect the top ten Internet buzzwords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ite words(Yaowenjiaozi)"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17-2021),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Internet popularity of buzzwords, or internetmim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online "Baidu search", analyze thei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and reason about the vitality of Internet buzzwords. The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vitality of the buzzwords, and draws inferences about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more vital Internet buzzwor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logy of the Internet buzzwords and formulating relevant language governance policies.

**Keywords:** Internet Buzzword Communication, Internetmeme,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Governance

## 网络流行语传播生命力要素浅析

赵晨曦<sup>1, a</sup>

<sup>1</sup>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中国

<sup>a</sup> zcx601226@163.com

## 摘要

全媒体新时代语言文字风貌日新月异, 具有更新快、来源广、形式多、衍生强和生命力普遍较短的特征。本文通过收集近5年(2017-2021)“咬文嚼字”编辑部整理公布的网络十大流行语, 通过在线“百度搜索”了解近年热词的网络流行热度变化, 分析其构造特征及传播机制、流行语“失势”的原因, 推理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网络流行语言的共性特征, 为了解时代网络流行语言生态、制定相关语言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传播, 网络迷因, 语言生命力, 语言治理

## 1. 前言

在新媒体时代和Z世代(1995-2009年生人)结合的化学反应之下, 我国当代语言文字传承传播凸显了极强的时代特征, 网络流行语言的演进成为时代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代表作, 镜像了许多时代现状。在继承语言文字言简意丰的特征、符合“经济性原则”的同时, 网络语言融入了时代的律动, 体现新颖的语体色彩[1], 符合大众求新求异的使用心理。以缩略语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流行语将传统汉字解读维度拓展延伸, 使再创造的可能放大, 新时代语言传播成为

了多主体、多场域、多层面的融合过程。但不少流行语语言价值与传播价值不足, 不能适应汉语构造规律, 缺乏生命力, 被语言自我净化内部淘汰; 一部分流行语具有较强的语言生命力, 为大众所接受、传播, 成为时代语言新生态的有机部分。

## 2. 语言结构——网络流行语特点分析

从语言形式上而言, 具体的网络流行语有单一词根语素(如“怼”)、词根加词根的合成词(如“花路”)、词根加词缀的合成词(如“绝绝子”)、短

语(如“野性消费”)、句子(如“我太南/难了”)。近年来,还有向语篇扩展的趋势,如成体系的“废话文学”“凡尔赛文学”等,句式相对稳定且情感类同,可以进行复制。本文集中于短语及以下层面形式的网络流行语研究,语段、语篇层面拟另文探讨。

## 2.1. 构造非常态化

流行语迷因构造方式多元、演变形式多样。许多网络语言并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要求,虽然构建了传播力,但在规范性上大打折扣。部分网络流行语形态与现代汉语的语音、字形有较为直接的联系。有些网络流行语的建构体现了传统汉字构字规则,最为明显的是“XX子”格式。“子”是汉语最为常见的后缀之一,具有极强的粘附力,如今更新为网络流行语中的形容词后缀,如传播最广的“绝绝子”,“绝”象征极端、程度极高的语义进行理解,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物极端的感情,可以是极为精彩,如“马龙这场比赛真是绝绝子”,也可以是表达说话人的无奈、反感,如“又是他,绝绝子”,弱化了具体描写,突出强调情绪。类似构造还有“无语子”等。“XX子”还可以用在句子末尾,功能类似句尾语气词,如“努力奋斗子”“周一加油子”等。吴越在《新兴词缀/语缀“子”:用法扩张与限制》中认为如今“‘子’更是一个难以分析具体语气的语气词,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使表达更为口语化。”[2]

流行语迷因大致有以下三种非常构造方式:

### 2.2.1. 具象符号化

通过图像或动画形式展现说话人的情绪或意图。如网络聊天中的表情包、颜文字,将人的面部表情抽象化或将某一与所表达的情感意义相关的场景图像化。

### 2.2.2. 抽象符号化

包含字母化和数字化,借鉴音节文字缩略形式,利用汉字拼音首字母进行缩略组合。例如“XSWL”为“笑死我了”,“YYDS”为“永远的(滴)神”。在可理解的前提下,利用数字谐音,汉字简化为阿拉伯数字,避免抒情直露,委婉表达说话人的意图,构成可理解的极简迷因,例如“1314520”意为“一生一世我爱你”。

### 2.2.3. 谐音化

通过谐音替换,某些用法脱离了现实语义逻辑,构建具有反差喜剧效果的语义联系,形成了新的语义组合。例如“夺笋呐”谐音“多损呐”;又如“针不戳”,异化于某主播带口音的“真不错”。

## 2.2. 形式简略化

最为常见的网络流行语构造形式之一,大致含有以下几种形式。各语言单位打破原有语言规范门槛组合在一起,吸引用户关注,成为特定社群共享的传播密钥。

### 2.2.1. 摘要提纯

摘取所要表达的内容中意义最为实际的语素或词根,缩略为三、四字居多的简略形式。例如“爷的青春结束了”简省为“爷青结”,可以单独成句,表示过往美好的某些具像化事物的消逝给人带来的失落感。

### 2.2.2. 汉外交融

由于英语教学的普及,大众常用缩略语体现了汉外交融的时代特征,不乏多语种结合的表达,例如“duck不必”,利用谐音将外语词汇融入汉语表达中,变“大可”为“duck”;或是取外语词汇的词义,简化语言形式,例如“EMO”原指一种音乐风格,现简化为“emo”,常动词化用为“我emo了”,代指悲伤忧郁的心情。

### 2.2.3. 多式综合

多式综合即多语种或者多种缩略方式的结合,如同汉字拼音首字母、阿拉伯数字的结合,例如“U1S1”通过谐音,将“有”化为“U”,“说”为“S”,表示“有一说一”。

### 2.2.4. 摘要提纯

摘取所要表达的内容中意义最为实际的语素或词根,缩略为三、四字居多的简略形式。例如“爷的青春结束了”简省为“爷青结”。

## 2.3. 传播热度极化

在多渠道、下沉式传播效力显著的当下,意见领袖作为社交关系网络的节点,能促动流行语言的病毒式传播。依附于具体事件和产生于特定个体的流行语,制约和影响其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较为复杂,受事件热度、媒介渠道、外界对意见领袖或与之密切相关人事的动态评价等因素影响,传播生命力普遍较短。如某一热词经《人民日报》等官媒使用或转发,即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地位赋予”,扩大其知名度,其使用频率也相应增长。但流行语的传播能力根植于自身包孕的使用价值,部分网络流行语生命力较弱,没有传播力,即使经历指数级应用增长,终会归于沉寂。

典型的例子如“蓝瘦香菇”,原是带有方言口音的“难受想哭”,因其构造逻辑过于简单,只具备娱乐意义,缺乏衍生能力、解读空间和进一步传播的价

值, 逐渐丧失热度。再例如, “听懂掌声”本是某讲师演讲的口癖, 因为出现频率极高, 且有特殊的语音语调, 成为意群之间的“类话语标记”。这样一种营销宣传的惯用套语, 表达含义不清, 但以重复此口号为调动气氛或获取反馈的互动尝试。引申为听者未必听懂, 但跟从群体盲目附和, 实际上是受到口号的直观指令性影响, 而非受内容的感召。

## 2.4. 应用标签化

从受众角度而言, 热词传播接受度受社群壁垒影响大, 年龄分化较为严重, 出现圈层化传播。用户导向的社会传播更细化了语言社群的垂直分类[3]。从媒介而言, 网络语言的传播不限于文字符号, 融入了表情包、短视频、直播带货等, 实现多载体传播。细化、定制化的传播无意拉开了信息鸿沟, 阻碍意义流通。Z世代网络接触率较高, 掌握了热词密码及解读流行语的话语权, 其他年龄群体更多成为网络语言及流行语取材的群体, 而非主动创造、传播的群体。

## 2.5. 来源多元化

从受网络流行语来源极广, 突破时空限制, 在当下与过往、未来之间穿梭。例如2021年流行语“这瓜保熟吗?”, 来自于19年前电视剧《征服》; 也有一些网络流行语采取原有的语言格式, 替换语素, 形成特定语义, 如“早X晚X”, 原有构词为“早出晚归”等, 现有变体替换为“早C晚A”, 意为早上用含VC的精华、晚上用含A醇的精华, 或早上喝咖啡提神、晚上喝酒助眠, 通过矛盾行为对比, 表达年轻人当代生活现状的自嘲。

## 3. 网络流行语传播生命力要素

根据热词的属性可知, 部分热词并不具备长期传播的价值, 随事件热度消退而被人们所淡忘。由于淡出语言生活的热词热度变化更为明显可感, 以下总结生命力贫乏的热词特征有: 语言价值不足、结构不稳定; 传播价值匮乏、接受有障碍; 解读空间较小、迁移能力差; 过度依附外因、热度无保障; 背景知识复杂、理解门槛高等。

立足语言内部规律(语义、语法、语用层面)以及时代需求, 分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热词, 推理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要素。通过百度指数在线搜索2017至2020年的《咬文嚼字》编辑部选出的热词, 观察热词诞生至今的热度变化。对比热词搜索量的平均值及热度走向, 部分热词虽然经历了搜索量的波动, 但平均值相对较高, 持续活跃在大众语言生活中, 在构造逻辑、理解难度、替代能力、传播价值、时代风格五方面, 有如下特点:

### 3.1. 易还原

构造还原难度低, 语言线索较为明确直接, 形式

变异和理解难度在受传群体能接受的平均范围之内。例如, 汉语句子缩写为四字或三字短语, 提取最重要的具有表义功能的实词, 如“虽迟但到”(虽然迟, 但终会到), 这一表转折的小句中关联词“虽然”“但是”都被提取, 语义线索明确, 较易还原; 且使用范围较广, 原形式没有限定主语, 从而其嵌套能力受语言形式的限制较小。反例如“人艰不拆”, 意为“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出自林宥嘉演唱的歌曲《说谎》), 但由于还原为这一因果复句的难度过高, 且“人”这一词根语素的构词能力强, 可以是“人生”, 也可以是“别人”, 理解需要借助一定的语境, 在揣摩中消解使用意趣, 提升传播难度。因此, 生命力强的流行语在遵循语言构造的经济原则的同时, 能在省力和易读之间达成平衡。

### 3.2. 可理解

语义不过度限制于某一圈层, 或具有衍生、借用、替换、改写的的能力, 适用域广。脱离具体的原生语境, 传播生命力强的网络流行语具有可移植到其他语境而不显突兀、意义共通, 可以被多元解读的生命力。如上文提到的“打call”这一饭圈用语, 扩张力强, 即使是以汉语表达定语、以英语表达宾语, 也不能阻挡其强大的、表达“支持”的语义进行泛化, 能实现多语境的“溢出”。认知语言学视野下, 具备更多“原型”属性的热词更有生命力。

### 3.3. 多内涵

可表征的语义层次丰富, 衍生自然, 使用主体受限少。某一语言载体可接受多种解读、结合语境体现多层语义、具体语境下有丰富的语用涵义, 就可能作为类似双关语, 甚至作为“多关语”进行传播。

本文认为有两个层面赋能语义表达: 一是简单的词义层面的转换带来的衍生: 如正反义词替换, 如“野性消费”脱胎于“理性消费”, 即通过加大购买力度回馈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信誉度高的好企业的消费行为。“野性”与“理性”语义含有对立, 基于爱国情感的“野性消费”进行简单反义, 解码较易。

二是流行语语用层面的多层次及隐喻性, 内涵的多棱面扩大了解读空间, 能够简明精炼而含蓄得体地透露说话人的真实所指。黄碧云(2011)认为网络流行语“从具有实在意义的词或词组变成了一个具有固定的虚化意义的新语”[4], 意义从而虚化, 含有特定的表达意味。如2021年热词“巨婴”, 字面意义上的“巨型婴儿”简略后代指心理发展滞后、行为不成熟、的成年人, 隐喻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低能行为。同时, 说话人能凭借一种流行语能够展现多种情绪, 构成“反语”, 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绝绝子”, 依托语境, 语义可褒可贬。民众接受、使用、传播类似的网络流行语, 在被附着隐喻的“言外之意”中重构了共识。也有部分流行语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如热词“洪荒之力”含有中国神话元素, 指天地初开

之时一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强大力量，用以体现极其用力或努力的程度，简明实用，故此传播接受度较高。

### 3.4. 能补位

语言是一个时代人们与社会现实互动的产物。历代语言生活中新生的语言形式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具有不可替代的表达价值，能够补位现代汉语的表达形式空缺，描述没有语言符号表征的情感或现实，满足社会新发展出的表达需要。如“硬核”原指音乐有力量或游戏有难度，泛化后形容强悍、力量感十足；如2017年热词“流量”包含隐喻，将社会热度具像化为网络浏览量，满足了文娱产业新兴业态的表达需求。能够补位的热词也是最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之一；还有“内卷”“躺平”等广为流传的热词也体现了新的社会现实与大众舆情，填补了现有表达的空白。

### 3.5. 强衍生

在可理解的基础上，具有强生命力的热词贴近生活实践，贴切易懂，如“教科书式+X”这一定中结构，可套用、可复制。此类热词具有公式化的特征，受众可以通过公式类推意义，叠加新语义，降低了理解和使用门槛，受众接受度和传播效率都较高。

### 3.6. 代表性

热词流行语最核心的生命力要素是能够代表时代风貌，反映时人物质精神生活。李继东（2020）认为“网络流行语反映了青年群体“个体性”的身份认同以及“狂欢性”的话语表达方式。[5]”有生命力的流行语能够表征时代和特定世代的社会实践及心理。同时，时代性也是各大语言机构对评估和筛选年度热词流行语的重要原则，和有效传承规范语言文字、适度接受语言风貌更新、正确引导语言生态的根本准则。如仅凭借某一语言要素无意义的异化或有意的变形，类似“夺笋（多损）呐”谐音梗等，没有意义沉淀和传播生命力，势必为时代筛去。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如2018年热词“命运共同体”；或揭示普遍现象、能获得广泛共情的流行语，体现语言生活与时代底色的交融、物质与精神的互动，能为大众所接受、时代所铭记。

## 4. 结论

语言不仅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工具；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国的动态指标。网络语言就是当代语言生活极具代表性的一面镜子。当代人须秉持“文化自信”，对内完善规范语言文字传承，对外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尊重语言现实的前提下，合理接受语言生态的更新，守护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性，以“语文强国”共筑“文化强国”。

## REFERENCES

- [1] Yu Gengyuan. (1995) New words and language norms. *Language Construction*, 1995(09):2-4.
- [2] Wu Yue. (2021) Emerging affixes/syntactic "subs": expansion and limitation of usage. *Linguistic Weekly*, 2021-07-16(002).
- [3] Peng Lan. (2018)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Communicatio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p. 87-93.
- [4] Huang Biyun. (2011) Semiotic analysis of new generation Internet buzz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18(02).
- [5] Li Jidong, Wu Xi. (2020) Youth identity and discourse practices of online buzzword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0,42(08).